

裁军谈判会议

CD/PV.765
29 May 1997

CHINESE

第七六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7年5月29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 席：迪亚洛女士(塞内加尔)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765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我打算作一介绍性发言。代表塞内加尔共和国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想向大家保证，在裁军谈判会议目前这一困难时期，我将不遗余力地履行主席的职责。首先，我衷心感谢我的前任、俄罗斯联邦的格里戈里·别尔坚尼科夫大使在担任主席期间所做的努力和表现出的才干，并想告诉他我在他的祖国担任塞内加尔大使期间非常愉快。我也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副秘书长阿卜杜勒卡迪尔·本斯梅尔先生以及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一定会给予我周到和不可缺少的协助。

裁军谈判会议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期，目前，它处于不知何去何从的状态。过去的协商一致精神曾经帮助它克服初看起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种精神仿佛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弥漫的怀疑气氛，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提出的最细微的建议都会一概受到质疑。我认为这尤其令人遗憾，因为有些国家象塞内加尔才刚刚成为正式成员，在它们的眼中，裁谈会应该是一个富有活力与成效的多边外交论坛，它们希望充分参与裁谈会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参与国际社会这一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工作似乎尤其令人激动，因为裁谈会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谈判并制定了能够确保我们的后代拥有更美好未来的条约和公约。我只简单地提到最近的两项协定——《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核试条约》。

鉴于上述成就，我们认为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希望裁谈会不要在成功的当头停步，而要继续向前，解决其自诞生以来在核军备与常规军备领域面临的其他重要问题、包括杀伤人员地雷问题。遗憾的是——对此我们深为痛惜——自本届会议开始以来，裁军谈判会议似乎陷入了毫无结果的审议，这与本机构完全当之无愧的工作有效且认真的美名相去甚远。也许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去年为完成全面禁核试条约草案而进行了极辛勤的努力之后的一个微妙的间歇期。我们今天斗胆希望，理性终会占上风，裁谈会将会运用其惯有的智慧达成有力的共识，最终通过一项能够充分考虑到各方利益和冷战后时期的气氛及政治现实的工作计划。

如果事态这样发展，我会尤其感到欣慰，因为我所代表的国家塞内加尔是以其和平与对话的精神为世人所知的。塞内加尔参加了裁军领域制定的所有条约和公约，非常重视同其所在的分区域和非洲大陆的所有国家建立互惠的兄弟关系。无论

是现在还是将来，塞内加尔都不打算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它的领导人认为，为了研究、发展或获得此类武器而耗费的一切资源，不如用来促进全人类的发展与福利。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由国家元首阿卜杜·迪乌夫总统作为代表的塞内加尔从未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称赞“和平红利”的价值。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塞内加尔欢迎在埃及开罗签署了《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在此称赞南非单方面决定放弃核武器。最后，同样是由于上述原因，塞内加尔与 21 国集团的其他 27 个国家一起制定了一项消除核武器的行动纲领(CD/1419)，并且仍然赞同在裁谈会内设立一个核裁军特设委员会。我们认为，设立这一委员会决不会妨碍核大国为削减其核武库而进行的值得称赞的努力。我们欢迎这些国家的努力，并敦促它们继续努力。但是，我们不认为核武器领域的谈判应该仍限于在核武器国家之间进行。国际社会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一敏感领域需要透明和信任。

塞内加尔特别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我们不准备多谈这一十足的祸害在非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的破坏。我国参加了渥太华进程，我们想借此机会感谢加拿大政府表现出的令人欢迎的首创精神。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寻求到处理这一问题的恰当机制。就塞内加尔而言，我们将参加就这一问题达成的任何协商一致，我们还同样会参加就裁谈会其他议程项目的处理方法达成的协商一致。但是，我国不能接受裁谈会应避而不谈核裁军问题这一论点，核裁军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了。裁谈会内已经提出一些有意思的建议，要求达成公平和公正的妥协，从而制定一项对本会议所有成员都有益的工作计划。我希望理性和智慧最终能占上风，以维护和加强裁谈会的信誉，使它能够取得国际社会所期盼的突破。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苏丹代表萨赫卢尔大使。我请他发言。

萨赫卢尔先生(苏丹): 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十分感谢得到机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我国十分关切的一个问题发言。

自 1955 年起，苏丹就饱受内战的创伤。尽管我们最近采取了一些主要步骤寻求最后解决冲突，例如我们刚刚在上个月与七股叛军签订了和平协议，但是，要找到最终的和平解决办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然而，苏丹必须处理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在政府控制区内重新安置流离失所的人。实施重新安置计划和进行复原努力的主要障碍就是清除内战时期交战各方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广泛布下的地雷。

在非洲大陆遭受地雷祸害的国家中，苏丹居第三位，仅次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苏丹已开始进行排雷，因此急于寻求国际社会对其排雷活动给予协助。在这方面，我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一些捐助者、包括在美国的那些捐助者，已承诺支持扫雷活动。我们希望，一旦敌对行为完全终止，扫雷活动即可展开。苏丹政府已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扫雷及政策股开始进行会谈。然而，正如人道主义事务部支助的所有计划一样，实施扫雷的能力取决于国际捐助者的支持。因此，苏丹呼吁国际社会尽可能协助人道主义事务部扫雷及政策股，以加强其对所有国际冲突中禁止使用地雷情况的监督能力。

我们认为裁谈会应该发挥作用，使国际社会关于全球禁止地雷的辩论不偏离主题。令人鼓舞的是，本届会议的议程包括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在这方面，苏丹欢迎关于建立“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特设委员会的建议，并承诺充分合作，以谈判出一项有效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苏丹也愿意参加为即将召开的渥太华会议做准备的筹备会议。考虑到 1997 年 4 月 7 日和 8 日在新德里召开的不加盟运动第十二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中“裁军与国际安全”这一部分第 69 和第 70 段的内容，渥太华会议可望使那些表示愿意接受对能够使用或销售的地雷实行某种限制的国家作出承诺。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新政府领导下的联合王国愿意加入这些国家的行列。我们希望其他大国能仿效这一值得称赞的行动。

我们还希望，目前可能达成的协议将来能够成为一项真正具有全球性的安排，使国际社会能够核查那些不断为各种冲突的各方获得和埋设地雷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的国家，并运用其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施加压力，劝这些国家不要生产和提供地雷。我们认为裁谈会应将这一问题放在其议程上最优先的位置，不因任何其他优先事项而偏废这方面的努力，因为解决这一问题对非洲许多国家至为重要，且能大大促进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发展。

主席：我感谢苏丹代表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现在想发言吗？我请土耳其大使发言。

乌卢切维克先生(土耳其): 非常感谢主席女士让我发言。由于我今天上午不准备就议程项目的实质问题发言, 我想等到晚些时候就实质问题发言时再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一职。

如果您允许, 我想谈谈上星期发生的一起联合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件, 这事件直接影响到裁军谈判会议安全且不受阻挠地进行工作的能力, 还影响到各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的成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所在地的人身安全与活动安全。

一周以前的 5 月 22 日, 上午 11 点左右, 当时我们正在这个会议室召开正式全会, 200 多人挥舞着属于库尔德工人党恐怖分子的旗帜闯进了万国宫, 他们砸碎 4 号门的玻璃门, 强行进入了主楼一层。闯入的地点距理事厅不足 40 或 50 米远。他们占领联合国办事处近 5 个小时,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 焚烧了两个也是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

鉴于国际组织所在地和联合国人员及外交官的安全不可侵犯, 上述令人发指的行为构成了侵犯联合国财产、违反既定规则的罪行,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如此, 示威者却能泰然无事地进行攻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后来宣布, 示威者由联合国保安人员和瑞士警方护送出联合国办事处所在地。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国际或地方相关当局解释它们采取了什么法律行动来处理那些强行闯入联合国办事处所在地并占领数小时之久, 其行为实际上已至少构成明显犯罪的人。

在这一可耻的事件发生之后,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发表了一项声明, 对联合国的工作未受影响、联合国工作人员能够继续履行职责表示满意。

但是, 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常驻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 我那一天却因这一事件而不能履行我在裁军谈判会议的职责。

我们土耳其人总说坏事也有好的一面。事实上, 上星期发生的可怕事件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 即迫切需要实行有效的安全措施, 以保护裁军谈判会议等机构所在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不受侵犯, 确保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包括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外交官的安全。

因此, 主席女士, 考虑到上星期发生的事件, 我请您转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尊敬的总干事并通过他转告东道国当局, 我们对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内部及周围

的安全情况表示担忧，要求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措施确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所在地不受侵犯，保证会员国代表及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希望在迅速采取行动加强安全措施之后，将来不会再发生类似于上周事件的事情。

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的行动若有延误，恐怕会导致联合国办事处所在地遭到新一轮的攻击，而这一次后果可能会更可怕。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的发言。在这方面，我想指出昨天西方集团协调员已在主席磋商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裁谈会秘书长昨天以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的身份作了解释，他保证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将来再出现这类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件。此外，主任还告诉我，今天上午他会与外交委员会主席及东道国当局代表会面，全面检讨一下，并从上星期四发生的事件中吸取一切必要的教训，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请斯里兰卡代表发言。

古纳蒂拉克先生(斯里兰卡)：在尊敬的土耳其大使发言之后，我提出了发言要求。他所提及的事件确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态。这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事，但它既然发生了，我认为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以及东道国政府就应采取步骤，以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情况。同时，我还想指出，由于各类不同的情况，至少有若干使团是颇易受冲击的。还应指出的是，联合国办事处前的空旷地通常用作来自世界各地的示威者们举行示威的场所，有时多达几千人在这里举行示威。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这些示威始终是和平性的，但如今已开创了先例，在土耳其大使所述事件的鼓动下，其他示威者也可能想方设法要闯入本大楼以及驻日内瓦的一些外交使团。因此，联合国以及东道国政府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听到，已在采取措施讨论这一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讨论结束后，各代表团将被告知有关当局所采取的措施，使我们能放心，不会重演上星期四所发生的事件。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代表的发言，我可向他保证，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将向所有外交使团通报所决定的任何措施。是否还有任何其他代表团想要发言？我看没有。

我想告诉诸位，我的前任就本会议工作计划开始进行的磋商仍在进行之中。我察觉到所有各方都决心不遗余力地要打破目前的僵局。然而，我想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使这个问题上刚刚形成的共识更明朗一些。因此，我呼吁所有代表团表现出折衷精神，使本会议能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显然，我也会努力解决如何处理扩大本会议成员的重要问题。

我请德国代表发言。

塞伯特先生(德国)：主席女士，我首先要祝贺您就任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您将在本会议上展示出领导才干，而我们对您在开幕词中所表示的一些看法也完全有同感。我保证我国代表团一定充分支持您。至于我们手头上的问题，我指的是上次磋商后形成的案文，我国代表团想知道困难究竟在哪里，因为这只不过是一项相当于程序性的决定，一项任命一位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决定。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已经酝酿了数月的想法，我们希望今天能就此文件达成一致。倘若不成，那么，我想通过您问一下，是否有可能将此草案视为一份已经通过但尚待核准的文件，这将使那些未接到指示的代表团有机会在后期阶段加入，且可使大家能够继续开展工作。如果不能形成协商一致，那么，我想问您我们是否可举行一次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以查明困难究竟在哪里，从而依照您在会议一开始所阐明的，加快我们的工作，以求在下次全体会议之前就能商讨这一问题。因此，请搞清楚，我们是否有可能加速这项工作？显而易见，如果不能于6月份开始磋商，那么，整个7月份就很可能白白耗掉，因为到时候协调员将难以找到协商的适当对象，而整个事务将至少拖延至8月份，甚至更晚。所以，我们只不过要求查明是否可作出更大的努力并显示出更真切的诚意，以推动这项事务。

主席：我感谢德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之词。我想谈一谈昨天的主席协商。在磋商期间，我们对此决定草案的情况作了评估。某一集团说，它需要更

多的时间来达成共同立场，特别是有些成员国仍在等待其首都的指示。因此，尚无协商一致意见。本主席仍准备听从会议的旨意，以便按会议各成员所希望的方向作出努力。

我请芬兰代表发言。

武奥伦帕女士(芬兰): 主席女士，我也祝贺您荣任裁谈会主席，我向您保证，芬兰代表团将与您全力合作。我完全支持尊敬的德国大使刚才所说的。芬兰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裁谈会应能尽快就此问题作出决定。诸位都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一致意见了，我们不愿让业已取得的这一成就付诸东流。我们也提议，如果本会议厅中无人反对，则应尽快，最好是今天，继续展开磋商。

主席: 我感谢芬兰代表的发言和她对主席说的友好之词。我请智利代表发言。

贝古尼奥先生(智利): 主席女士，我们也象某些代表团一样，对您荣任主席表示赞赏和满意，并同意您所说的按要求的进度解决问题这一点。我特别要强调，德国提出的办法是一条可能的出路。主席女士，从您的发言我得到的理解是，还有些集团在达成共同立场方面可能有些困难。我认为，我们的协商方针应当向所提议的程序性方向推进，而在此原则下，我感到按照集团的逻辑行事恐怕并不适当。我们应当按尊敬的德国代表所阐明的，在这个问题和其它问题上尽快以先行通过然后等待核准的方式推进工作，并请那些仍在等待指示的各代表团说明它们有哪些困难。

主席: 我感谢智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之词。我请摩洛哥大使发言。

本杰隆-图伊米先生(摩洛哥): 主席女士，请允许我表示我极为高兴地看到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我曾告诉过您，我本愿您在本会议工作更为愉快的时刻就任主席，但我相信您的经验和娴熟的外交才干将会使您圆满地开展我们的工作。我祝您成功，我国代表团一定会与您合作。我想说，我国代表团不反对举行协商。我

仅想提议，为改善本会议的气氛，在讨论澳大利亚大使的提议的同时，我们也可探讨与会议工作计划相关的所有其它问题。

主席：我感谢本杰隆—图伊米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之词。我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法塞亨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女士，我与前几位发言者一起祝贺您就任这一非常重要的机构的主席。上星期，有人提出了一项提案；后来对提案作了修订；提案和修正案均已发送给我国当局。正如您所说的，在昨天协商期间并未就经修订的案文达成一致。有人再次问困难究竟何在。有人要求我们举行磋商，对此，我们并不反对。但有人刚才提议也许应解散各集团，这看来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提议。我不知道是否应在此具体问题上还是应在所有问题上解散各个集团。解散当然是非常令人欢迎的。这正好允许我们采取不同的立场，而不必由集团来产生调解与缓和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看到裁谈会将如何能开展其工作。也许别人另有魔术般的绝妙高招，可扫除裁谈会 61 个成员国之间的分歧。这些成员国依其本身的权利，都是主权国家，而根据议事规则，应由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决定如何行事。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眼前的问题，我们想表明，我们仍在等待我国当局的指示。而我不妨多说一句，每项新草案都得发送回我国总部请求定夺。因此，我们并不反对举行磋商。不论磋商的结果如何，都将报回我国当局，而当局将需要时间来向我们下达指示。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每项新草案都将报回我国总部请求指示。因此，先审议上星期的文件是合理的。让所有代表团都有时间对提案作出反应。正如您所说的，我们可能已很接近于初步的协商一致了。我们不想就所谓的程序性问题作出评论。对于某些国家，被认为属于程序性的问题也是颇为重要的。然而，还是得强调，每项新案文都必将报回国内。当我们接到指示之后，将通过我们集团的协调员转达，或者，如我们必须在这里阐明，则将在全体会议上公开予以阐明。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之词。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波兰大使，现在我请他发言。

登宾斯基先生(波兰): 首先, 主席女士, 我谨想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的主席, 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将通力协助您履行您的职责。关于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 作为任命一位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联合提议者,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 这项两个多月前提出的提议, 如今仍在讨论之中。正如已在此强调过的, 这是一项毫无任何预设立场的程序性决定, 但它能够使我们对极其重要的一个具体问题开展讨论和为谈判作准备。鉴于目前所陷入的僵局, 我强烈支持德国大使刚才的提议, 希望会议能向前推进或在这一领域取得某些进展; 不然, 也可在全体会议休会之后举行非正式磋商, 使各代表团能够对上星期在此起草的案文作出更详尽的评论。

主席: 我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之词。我请墨西哥大使发言。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 主席女士, 我国代表团向您表示祝贺, 并保证支持您。我们聆听了您今天的发言, 我们确信您会指导我们开展有益于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有人提出了一项有助于裁军谈判会议讨论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草案。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程序性问题。我认为, 在这个情况下, 形式即是实质。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极其重视全面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参与并推动了渥太华进程, 以期在今年年底前达成一项全面禁止这种滥杀滥伤武器的条约。基于本会议的性质及工作方法, 我们不认为本会议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场所。然而, 如果能达成一致, 不论何时达成了这种协商一致, 我们都不会反对举行磋商来商讨一项可能的任务授权和必要安排, 以查明裁军谈判会议如何才能处理这一问题。在未达成此一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不管从实质性的角度, 还是从程序性的角度, 我们都不认为本会议应处理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最后, 请允许我援引议事规则第 19 条, 其中载明: “本会议的工作应在全体会议上以及经由本会议商定的任何额外安排进行, 例如在 非正式会议上进行”。在就此问题举行非正式会议上, 没有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之词。现在我请智利代表发言。

贝古尼奥先生(智利)：我对再次要求就此问题发言表示歉意。这只是为了怕大家误认为我可能想以魔术般的妙招来废除现有的区域集团。我认为集团对本会议是有益的，最好能够有更多得多的订约集团。我认为不适当的是把议事规则解释为包含双重的协商一致，即：既需要会议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也需要各集团之间的协商一致。各集团之间的协商一致就是各集团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而集团成员国同时又都是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我认为，对会上作出的重要发言应予以正确评估。我认为，所有这些发言均显示出了我们迫切需要的灵活性，应当对这些发言表示感谢。各位尊敬的代表表示目前已经快要达成协商一致，这令我感到欣慰。

主席：我感谢智利代表的发言。是否还有别人要求发言？我看没有了。

我们现在有若干提案。首先是继续就杀伤人员地雷问题进行磋商的建议。同时，还有一项就整个工作计划展开协商的提议。还有一些代表团虽不反对举行磋商，但申明所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将报回其首都请求指示。最后，有些代表团说，如果就举行磋商达成了协商一致，它们将不反对这项协商一致。因此，我希望能说，看来本会议希望我们在正式全体会议休会之后举行非正式磋商。

我请墨西哥大使发言。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主席女士，对不起，打断了您的讲话。也许我没有准确地表述本人的见解，而口译员也未能确切地领会我的意思。我并不反对举行非正式磋商。没有什么规定或什么人能阻止代表们互相磋商。但只要未达成共同意见，未达成协商一致，我将反对本会议就我国代表团认为本会议不应处理的一个问题举行非正式磋商会议。我们都听到有些代表团仍未得到指示，不能认可协商一致。因此，也就不存在协商一致。主席女士，没有什么可阻止您与各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但不能以非正式全体会议的形式进行磋商。

迈克尔·韦斯顿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我不知道是否有些混淆误解。我想出现混淆误解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不巧地于上星期在本会议厅举行了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 因而使大家都误以为现在举行的是非正式会议。但我同意墨西哥大使: 如要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我们确实需要达成协商一致, 但举行非正式磋商则无需协商一致。上星期的安排不是一次会议, 而是一次恰巧在本会议厅举行的非正式磋商。我认为这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区别, 因为, 如果我们连这种无需协商一致的可自由参加的磋商也不能举行, 那么本会议就真正陷入彻底瘫痪的境地了。但我们还没有糟糕到这种境地。我们还能够决定举行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 而如果主席愿意, 这些磋商可以按上星期的方式在本会议厅举行。我只想说明这一点而已。

德伊卡萨先生(墨西哥): 经过两年来意见通常相左的日子后, 我极为高兴地完全赞同迈克尔·韦斯顿爵士的意见。

主席: 我也非常高兴, 我们彼此间达成了谅解。因此, 我宣布全体会议休会, 15 分钟之后在本会议厅举行可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 以利用现成有的所有设施。

下次全体会议将于 6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上午 11 时 15 分散会。

-- -- -- -- --